

第二版序言

我认为应该在我这部作品的第二版的注文中，对反对本书见解的某些文学现象作出答复。我也曾力图使本书更无愧于某些开明之士不吝赐予的赞许。

在这部作品添加的注中，我已经把我那些遭到攻击的文学观点^①所依据的权威论据一一列举。因此，在这篇序言中，我仅限于对今日已经成为两种不同派别的两种文学观，以及某些人对人类有可能日臻完美这个论点的厌恶情绪，提出一般的看法。

有人责备我在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之间偏爱前者，而把我这种观点称之为一种新的诗学。认为我旨在建立什么诗学，那是对拙作的一种误解。我从第一页开始就说，在这方面，伏尔泰、马蒙泰尔和拉阿普已经尽善尽美了；我只是想指出每个时代

① 这些注包括下列各项论点的证据：（1）罗马人在产生诗人以前就研究过哲学，产生过著名的史学家、卓越的演说家和伟大的法学家。（2）罗马人的悲剧作家只不过是模仿希腊人和希腊人的题材。（3）我阐发了一个我认为真实得无需加以解释的事实，那就是莪相的歌在麦克菲森利用来写成诗以前很久，就为苏格兰和英格兰懂得盖尔语的文人所知晓，而曾是北方文学普遍典型的冰岛寓言和斯堪的纳维亚诗歌，同莪相的诗歌有着最紧密的关系。在马莱为他的《丹麦史》所写的那篇卓越的引言中，可以找到为了解斯堪的纳维亚诗歌所需的全部细节。最后，在这部作品第二编的一条注释中，我试图指出在语言中采用新词所必须严格遵循的原则。——作者原注。

和每个国家的文学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而这项工作在今存的任何书籍中都还没有做过。我也想证明，理性和哲学总是通过人类不可胜数的苦难而获得新的力量。同这些巨大的成果相比，我对诗歌的爱好是微不足道的。汤姆逊^①的诗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更感动我。同阿那克里翁^②的歌相比，我更喜欢格雷^③的诗。但是，这种倾向同我的作品的总计划只有十分间接的关系；而对形象思维产生的乐趣所持观点同我完全相反的人，对我在各国政治情况及其文学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见解仍然可以完全首肯，对我用来叙述自荷马至今日的思想发展史所依据的哲学见解与思路也可以完全同意。

我们今天可以在法国文学史家中看到两种相反的见解。这两种见解，如果过分夸大，都可能导致鉴赏能力或文学精髓的丧失。有些人认为在作品中塞进一些支离破碎的形象、生造的新词、庞杂的表达法，就能为文章增添力量。这些作家是在摧残艺术而对作品的说服力和思想性毫无裨益。这样的努力只能扼杀人性的禀赋，而不是使之完善。另外一些文学家企图说服我们相信，良好的文风就是要用确切而平凡的文体来表达更加平凡的思想。

这第二种见解所遭到的批评比第一种少得多。这些久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文句就象是家中的常客，人们问也不问一声就让他们登堂入室。其实，没有哪一位讲究修辞的作家或思想家的文

① 汤姆逊(James Thomson, 1700—1748)，苏格兰出生的英国诗人。这里指的是他的长诗《四季》。

② 阿那克里翁(Anacréon)，公元前六世纪希腊抒情诗人。他的诗经法国著名出版家艾斯蒂安(Henri Estienne)于一五五四年出版后，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斯达尔夫人在这里所指的诗歌实际并非阿那克里翁所作。——梵·第根注。

③ 格雷(Gray, 1716—1771)，英国诗人。这里指他的《墓园挽歌》。

章能不包含一些使初次读到他的作品的读者——至少是还没有被高超的思想或热烈的心灵调教过的读者——感到震惊的词句的。

当博叙埃说出“苍苍白发催我把我行将沉寂的余音和行将熄灭的余忱，奉献于我理应以生动的语言哺育的在我管辖下的教友们”^①这样绝妙的文句的时候，肯定有一些糟糕的批评家会起来质问什么叫“余音和余忱”？“头发又怎么会催人”？当这同一位演说家在说到昂丽埃特夫人时高呼“死神就这样把她摆布了”^②的时候，毫无疑问，当时的文学家当中就会有人跳出来指摘这绝妙的表达，并稍加篡改，予以歪曲。当帕斯卡尔^③写出“人是大自然中最脆弱的一根芦苇，然而是一根能思维的芦苇”的时候，有一个批评家把第二句跟第一句割裂开，居然说道：“你可知道，帕斯卡尔竟把人称之为能思维的芦苇？”我国最完美的诗人拉辛，是以其大胆的表达而遭到最多非难的诗人；我国最有文采的作家，《爱弥儿》和《新爱洛伊丝》的作者，^④是那些对文词之美毫无敏感的批评家最易于妄加评议的作家。的确，如果有人把卢梭的句子拦腰斩断，把他的文句从其铺陈、关联、气势中割裂出来，从他的作品中抽出几个孤立起来就显得古怪，而在原处则力量无比的字眼，那谁还能认出是卢梭的文笔？^⑤

① 博叙埃 (Bossuet, 1627—1704)，法国散文家。此句见《孔代亲王谏词》(1687)。

② 博叙埃：《奥尔良公爵夫人谏词》(1670)。

③ 帕斯卡尔 (Pascal, 1623—1662)，法国科学家，思想家，散文作家。

④ 指卢梭。

⑤ 在这里也许应该指出，一些时间以来，那些组成了一个文学法庭的人们，当他们列举我们法国最优秀的作家时，避而不提卢梭的名字。这位赋予语言以最大的热情、力量和生命的作家，这位在读者心中激起如此深刻的感情，以致不可能把他

我再重复一遍，平凡的文体是无需担心遭到这样的攻击的。你把用这种文体写成的句子任意分割，组成这些句子的字眼还是能自动连得起来，因为这些陈词滥调早已有了不解之缘。然而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家在表达他亲身感受的情感，阐发真正属于他个人的思想时，他的文风能不带点独创性的——只有这种独创性才能吸引并维系读者的兴趣和想象。

修辞学中的反论显然也属于平庸的思想之列。只要把一个平凡的真理颠倒过来，几乎总能把它化为反论。夸张的手法也是一样，这就是把一句平淡无奇的话化为一句矫揉造作的话。人的思想却不应该给它划上一个不许逾越的圈子；因为无论是思想也好、文章风格也好，如果没有创造，就没有才情。

继承路易十四时代的伏尔泰从英国文学中发现了经他改造以适应法国口味的某些新的美。^⑥差不多那个世纪我国所有的诗人都模仿过英国人。圣朗贝尔^⑦以汤姆逊创造的形象充实自己，德利尔^⑧在描写方面的美有些是借自英国作品的；他并不

看成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家的作家，他们是不可能把他忘掉的。跟他在一起，人们就象是跟一位朋友、一位引人入胜的人、一位大师在一起一样，被他所吸引。在某些评论家面前，由于他对自由的热爱，居然连他天才的光辉也得不到青睐了，这难道象话吗？一颗自尊而独立不羁的心灵，尽管是那么崇高优秀，但从哲学思想不同的人那里所得到的，却不是不公就是沉默：不公——当他们还能攻击他的时候；沉默——当公认的荣誉使他们无能为力的时候。——作者原注。

⑥ 我想，伏尔泰如果在世的话，他是会否认《法兰西信使》那句话的；此外，不但所有的英国人，而且所有研究过英国文学的人也都会觉得这句话是不真实的。《信使》说：“人们会吃惊地看到，莎士比亚的名声只是在得到伏尔泰的赞扬以后，才在英国本土如此大大地增长。”艾迪生、德莱顿以及英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远在伏尔泰论及莎士比亚以前，就热烈赞扬这位伟大的作家了。——作者原注。

⑦ 圣朗贝尔(Saint-Lambert, 1716—1803)，法国诗人，曾写有《四季》一诗。

⑧ 德利尔(Delille, 1738—1813)，法国诗人，维吉尔和弥尔顿的译者。

是不知道格雷那首《墓园》；在某些方面，这首诗也对丰塔纳最优秀的诗篇之一《乡村的万灵祭》起了示范作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否认我们的优秀作家经常模仿的那些作品的优点呢？

当然，我也曾在本书中反复强调，任何文学之美，如果不受最完美的鉴赏趣味的约束，就不可能持久。我创造了la vulgarité（庸俗）这个新词，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没有足够多的字眼可以用来一劳永逸地排斥那些形象既不优美、表达又欠细腻的各种文学形式。而才气就在于懂得遵守鉴赏趣味的真正教导，同时又能把北方作家所善于描绘的忧郁气质中一切美的、崇高的、感人的东西全都引进我们的文学。如果说，想让法国接受英国和德国悲剧的松散结构就是不懂艺术的话，那么，如果对北方居民所善于感受并善于表达的强烈激情和深刻思想不能欣赏，那就必然是对文才的精髓毫无感觉，必然是毫不具备震撼人心的才华。

谁要是没有研究过古代作家，不精通路易十四时代的古典作品，他就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文学家。但是，如果我们把能产生新的文学体裁、为人类精神开辟新的道路、为思想培养前途的一切东西都事先横加指摘，那么我们法国从此就休想文学界出现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永远把路易十四时代看成是完美的典范，认为超出这个典范就不能产生任何激动人心的作家，也不能产生任何思想家，那么法国的好胜向上之心马上就会丧失殆尽。

我在我的作品中把属于各门形象思维艺术的东西同与哲学有关的东西严格区别开来。我说过，由形象思维产生的艺术是根本不能无限完美下去的，而思想呢，人们却无法预见一条界

线，过了这个界线思想就会停止发展。有人对我说，我对古人缺乏应有的尊敬。我却已经以种种方式反复强调，我们在诗歌方面的发明创造大都源于希腊人，而希腊诗歌既没有被今人超过，也还没有为今人所企及。^①但是我的确从来没有说过将近三千年来人们没有获得一点新的思想；那些想把人类判处西绪福斯苦刑^②，让人类永无休止地把石头推上山顶又让它滚落下来的人们，他们是大大地想错了。

人类有可能日臻完美这个论点今天竟激起了阵阵政治狂

① 我认为，现代优秀作品中对爱情的表现比古人的作品更细腻、更深刻，因为随着思想的发展，某种敏感也与日俱增。就在反对我的意见当中，也为我提供了支持我的观点的新论据。我现在举出两点作例，其余各点将在本书以后的注中出现。有人问，自十二世纪的爱洛伊丝(a)以来，对爱情的表现是否有所进步？遗留至今的爱洛伊丝用拉丁文写的信札是根本不能同蒲柏假托她所写的书信体诗文中迷人的语言相提并论的。(b)又有人问，难道还有什么比《埃涅阿斯纪》中当安德罗玛克跟埃涅阿斯重逢时向他高呼，*Hec tibi est?*（赫克托耳，他在哪里？）那场面更动人的东西吗？我本可以对这样一个用维吉尔的诗句来表达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因为我是把维吉尔看成感情最锐敏的诗人的，不过，就算是我接受这个反对意见，我也可以说，当拉辛把安德罗玛克送上舞台的时候，他认为高尚的感情要求他让安德罗玛克在被迫嫁给皮洛斯的时候下定决心自尽。维吉尔却在赫克托耳死后，给他笔下的安德罗玛克安排两个丈夫，一个是皮洛斯，一个是海莱努斯，而毫不认为这样的情况会影响人们对她的关切。如果人们在这两个例子之外，再看本书以后列举的那些例子，如果人们仔细考察古代的全部作品，那就可以发现，所有的作品都证明，就感情的锐敏而言，罗马人胜过希腊人，提布卢斯胜过阿那克里翁，维吉尔胜过荷马。人们同样可以看到，拉辛、伏尔泰、蒲柏、卢梭、歌德等人，是以与古人的习俗、法律和性格完全不同的一种细腻、崇敬、忧郁和忠诚来描绘爱情的。——作者原注。

(a) 爱洛伊丝(Héloïse, 1101—1164)，又译埃洛莎，她和她的老师，法国神学家阿贝拉的爱情和通信，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b) 见英国诗人蒲柏(Pope, 1688—1744)的《埃洛莎致阿贝拉诗》。

② 西绪福斯(Sisyphé)，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科任托斯王，因暴虐无道，死后被罚在地狱把巨石推上山，但每当推到山顶，巨石又滚下来，需重新往上推，永无终止。

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跟政治狂热能有什么关系？①

那些认为出于他们的政治观点而必须攻击人类思想有可能日臻完美这个论点的人们，我看未免是慎重过头了。无论是君主制的信徒也好，共和制的信徒也好，本该认为他们所偏爱的宪法有利于社会的改善，有利于理性的发展。如果他们不信服这一点，他们怎么能从心底里支持他们的观点呢？人类日臻完美的可能性这个论点则是近五十年来一切开明的哲学家共同的论点；他们在任何可能的政府形式下都支持这个论点②。苏格兰的教授们，特别是弗格森，在英国的自由君主政体下阐发了这个论点。③康德在德国还处于封建政体下的时候公开支持这个论点。④杜尔哥在路易十六的温和专制统治下宣扬这个论点，⑤而孔多塞在令他对共和制感到失望的血腥暴政把他流放在外的時候，在他处于极度的厄运之中的时候，依然为维护人类日臻完美的可能性著书立说，认为有才智的思想家是十分

① 这个论点引起了那么多荒谬的解释，使我有必要指出我在本书中赋予这个论点的精确涵义。首先，在谈到人类思想日臻完美的可能性时，我并不是说今人的思维能力超过古人，而只是说各类思想的总和是与时代俱增的。其次，在谈到人类日臻完美的可能性时，我所指的根本不是某些思想家对不切实际的前途所作的幻想，而是指在各个国家和各个阶级中文化的连绵不断的发展。——作者原注。

② 公民泰勒斯在一七九一年九月十日关于国民教育的报告（第7页）中说，人类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就是它有可能日益完美。这个特点在个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就整个人类来说就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就个别的人来说，也许不是不可能说他已经达到他可能达到的地步，但却永远不能说人类已经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地步，因为人类的智能和精神财富是在前人全部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增长着的。——作者原注。

③ 见弗格森：《论文明社会史》（1767年）。——梵·第根注。

④ 例如康德在《学院间的冲突》（1798）中论及法国大革命时的论点。——梵·第根注。

⑤ 可能指《在索尔朋所作关于人类精神发展的第二次演讲》，但该演讲作于一七五〇年，并非在路易十六统治期间（1774—1793）。——梵·第根注。

重视这个论点的，因为它为世间的人们许诺了不朽的生命的某些善行，许诺了无限远大的前程，许诺了永不中断的延续性^①。

这个论点是不会与宗教思想相背的。有识的传教士一贯把宗教道德看成是改善人类的一种手段，而我也曾努力证明基督教的教义对此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因此，所有各种主张的人（主张禁止人思想、读书和写作的人除外），所有各式政府（专制政府除外），全都不会自认是反对人类日臻完美的可能性的。那么，任何合情合理而能独立思考的人还会害怕这个论点产生什么危险呢？

人们是否会说野蛮残酷的人曾利用了这个论点作为他们罪恶行径的借口呢？难道因为有了圣巴尔泰勒米之夜^②，人们就要求无神论吗？查理九世和提比略^③的罪恶使世上的独裁政权永远绝迹了吗？有哪样东西不曾被人们滥用过啊！人们利用空气和火互相残杀，在他们手中，整个大自然都是一种破坏工具。那

① 葛德文在他那部关于政治正义的书中也支持这个论点。但是，虽然他是一位才华过人之士，我总觉得他的理由不够可靠，因而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权威来引用。有人要说我在这部只谈文学的书中，有些思想采自葛德文的《政治正义》一书。对此，我断然予以否认。我敢提出挑战，看谁除了关于人类日臻完美的可能性这个论点以外，还能在我的作品中找到哪怕是一点他的作品中的思想，而人类日臻完美的可能性这个论点却既不出自我，也不出自葛德文。我想我是试图把这个论点应用于文学方面的第一人；但是我却要着重指出，在我之前，已经有许多可尊敬的哲学家从一般的角度成功地维护了这个见解。作为一个今天的文学家，我也不认为是伏尔泰那部以《花花公子》为名的美妙诗剧提出了人类日臻完美的可能性的概念，不认为它包含这个完美可能性的内容丰富的理论中的全部精髓。——作者原注。

② 圣巴尔泰勒米之夜（la Saint-Barthélemy）即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夜法王查理九世下令屠杀新教徒的惨案。

③ 提比略是屋大维的养子，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创立者，于公元十四年称帝，以残暴多疑著称。

么是否因此就不应该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提到它应有的地位？是否由于人类滥用高尚的思想就应该继续把人类贬低呢？人们对哲学、自由和理性如此苛求，仿佛偏见、卑劣和谎言对人类倒没有造成什么损害似的。

我毋宁认为，诋毁人类日臻完美的可能性这个论点的人们对这个论点的真正基础并没有好好思考过。事实上，他们承认科学在不断进步，而他们却要理性止步不前。然而科学却是跟各国精神与政治状况所由组成的一切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指南针发明了，人们就发现了新大陆，而欧洲的精神状态和政治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印刷术是一项科学发明。一旦人们从事空中航行，各种社会关系又将产生何等的变化啊！

迷信终究是同实证科学的发展不相容的。各式各样的错误都可以通过计算一一加以纠正。总而言之，人们怎能设想，各门科学与思维竟能如此无关，人类的理性竟能不受那观察和支配物质世界的技术的日新月异的长足进步的影响？通过实验和观察得来的知识难道不也属于精神范围，难道不对各种各样思考的连续发展给予有效的帮助吗？我还要说，科学的进展必然要求思想的发展；这是因为，与提高人的能力同时，必须加强防止人滥用他的能力的制动器。科学的进步也必然要求政治有所进步。我们需要比较开明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在知识日新月异的国家中间，对舆论更加尊重。虽然人们总可以举出若干灾难的岁月来与在几个世纪当中奠定基础的理性思考相对比，但人们毕竟可以认为，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现在会忍受那曾经长期压在罗马人头上的、接踵而来的卑劣残酷的暴政。此外，还应该把人类日益完美的可能性同人类思想日益完美的可能性区别开来。前者比后者表现得更加明显。每当一个新的国家，例如美国、俄

国等，向文明方向迈出一歩的时候，人类就完美一些；每当一个下层阶级摆脱奴役或堕落境地的时候，人类就又完美一些。尽管有人试图否认知识在高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它毕竟在广度上有明显的发展。还应该写出一部书来驳斥人们在人欲依然如此横流的今日居然胆敢说出的那些论调。后代既不会同意今天的哲学思想煽起来的卑劣的狂暴情绪，也不会同意恐怖政治培育起来的残酷的性情。

儿辈比父辈更加伟大，
父辈也不致因此心怀妒意。

这两行诗正好适用于我们今天有幸目睹的赫赫武功，这两行诗也将同样适用于理性的进步。心中缺乏这崇高的预见的人们才真是不幸呢！

具有卓越才智的人，不管他们从事的是什么事，为什么不共同努力来维护那本身就是伟大而崇高的思想呢？难道他们不是到处都看到最卑劣的感情、最可鄙的贪婪无时无刻不在俘虏更多的人，无时无刻不在使某些原来受到尊敬的人们堕落下去吗？那些对思想的发展依然感兴趣的人们，或者那些只搞形象思维艺术而想把其余的一切都排斥在外的人们，他们还将剩下些什么呢？他们现在攻击哲学，不久又将怀念它；他们不久将承认，在贬低精神作用的同时，他们也就削弱了那促使人喜爱诗歌、接受诗歌高尚热情影响的心灵的力量。

既然万般罪恶都沆瀣一气，一切人才就应该彼此接近。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就能使个人的才能取得胜利。如果他们互相攻击，那么那些工于心计的人们就会蜂拥而来，把大公无私的感情、对真理的热爱、对荣誉的追求、为人们服务与促进理性

的日益完美这个希望所激起的竞争心等等统统变成嘲弄的对象^①。

① 将针对我的作品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加以驳斥以后，我充分意识到，有一种攻击是会永远反复提出的。这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含沙射影的言论，指摘我作为一个妇女，居然也胆敢写作和思考。所有这些议论无非是莫里哀在下列诗行中表达的意思。我现在把这几行诗抄录如下：

不，不，我不要一个如此高超的头脑，
我不要舞文弄墨的妇女懂得太多的东西；
我要求我的老婆知识不要那么高明，
甚至用不着知道什么叫合辙押韵；
我只要她，不管您怎么说，
懂得向上帝祈祷，爱我、缝补和纺织。

《妇人学堂》中阿尔诺耳弗的台词。

我可以设想，尽管这种戏谑已经陈腐过时，有人看了还是会自得其乐的，不过我不明白，我个人和我的著作怎么会激起如此饱含敌意的感情。什么样的动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言语；但是，说实话，我是不信有人当真会赞成这样的感情的。——作者原注。

绪 论

我的本旨在于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在法国，关于写作艺术和文学鉴赏的原则，已经有了几部尽善尽美的著作^①；但是我觉得人们对改变文学精神的伦理和政治的原因，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我觉得人们也还没有考虑过，人类的各种智能是怎样通过从荷马到今天的各种体裁的名著而逐渐发展的。

我试图叙述人类思想在哲学领域中的缓慢而连续的过程，及其在各门艺术领域中的迅速然而有时中断的成就。处理伦理道德、政治或科学题材的古今作品显然证明：自从人类思想史为我们所知的时候起，人类的思想就在连续不断地发展着。但那些纯粹属于形象思维范围的诗意的美却不然。当我们观察意大利人、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的作品之间的典型差别时，我认为可以证明，政治和宗教在这些经常存在着的差别中起着最大的作用。最后，在思考法国革命所造成的破坏和所激起的希望时，我想我们应该认识这场革命对知识领域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而一旦秩序和自由、道德和共和独立精神在政治上巧妙地结合起来的时候，又将取得怎样的结果。

在对本书的结构梗概作较详细的介绍以前，有必要把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文学的重要性说明一下。所谓最广义的文学包括哲学著作和出自形象思维的作品，即包括所有运用思维

^① 伏尔泰、马蒙泰尔和拉阿普的著作。——作者原注。

的作品在内，但自然科学除外。

我将首先考察文学与德行、荣誉、自由及幸福的关系。如果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文学对这些作为人的行为的原动力的情操所起的作用，那么，跟我一起来考察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的作家的的发展，观察他们的主导特征，那就更饶有兴趣了。

我但愿能唤醒所有有识之士都来共享哲学思考的乐趣！处于革命进程中的人们时常对追求真理失去兴趣。那么多事件取决于暴力，那么多罪恶为成功所掩盖，那么多德行蒙上清白之冤，那么多不幸者遭到当权者的侮辱，那么多高尚的情操成了嘲弄的对象，那么多卑劣的计谋被巧加粉饰——一切都使最忠实地崇拜理性的人们失去希望。然而；当他们在人类思想史上看到，没有哪一种有益的思想，没有哪一项深刻的真理，会得不到出现的时机，会不能赢得赞赏者的时候，他们是应该从中受到鼓舞的。当然，把我们的视线和我们的希望寄托于未来，寄托于我们的后人，寄托于远在他方的不相识者，寄托于所有那些在我们的心中不能唤起回忆和形象的人们，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又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少数忠贞不渝的朋友以外，在十年革命之后，我们所能忆起的人们当中，多数都使我们寒心，使我们不敢有所作为；他们不是以其高超，而是以其使善者痛、使无辜者遭殃的那种邪恶，使得我们畏而敬之。

让我们从现实生活的重压下振作起来，别让我们那些不知正义为何物的敌人和忘恩负义的朋友取得扼杀我们智能的胜利。那些原来以赢得别人的友情为满足的人们现在被他们逼着去追求光荣：好吧！那就必须达到这个目的。这种雄心勃勃的尝试虽然不会医治心灵的创伤，却能给生命增光。把生命奉献于永难实现的幸福的希望，那就是使一生更加不幸。还不如使

出全部力量，豪迈地走上从青年到离世这段路程，在身后留下一点名声吧。

从文学与德行的关系论文学的重要性

完美无缺的德行是智力世界中的理想之美。德行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印象与美术或自然界中一切壮丽的东西使我们产生的情感，这两者中间是存在着某些关系的。古代雕像的一定比例、某些画幅的宁静而纯朴的表现、音乐的和谐、肥沃的田野中美丽景色的外观，它们在我们心中激起的兴奋同正直的行为在我们心中激起的赞叹之情之间也不无相通之处。人为的或天然的怪诞可以震撼人们的想象于一时，但真正的思想却只能建立在秩序的基础之上。人们在设想未来生活的时候说，那时人的精神将回到造物主的怀抱；这就把人们在长期误入狂热激情的歧途之后，忽然听到德行、自豪和怜悯的美妙言语，心灵重新变得敏锐善感的时候所体会到的情感描绘出一二了。

文学只能在最高尚的道德中汲取持久的美。人们可以让他们的行动听凭罪恶摆布，却从不能使他们的判断听凭罪恶去摆布。无论哪一个诗人，不管他的才分多高，从没能使一个根本不合道德的情景产生悲剧的效果。不管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事件的见解是如何变易不定，但在评断一些形象思维所产生的图景时，却总有一定之规。文学批评就时常是一部伦理学概论。杰出的作家在听任才气冲动时，会在忠诚中发现最富有英雄气概的东西，在献身精神中发现最感人肺腑的东西。研究如何感动人心的艺术，就是深入研究德行的奥秘。

文学的杰作，不管它提供什么样的典范，都产生一种震撼人

们身心的作用，产生一种赞叹之情，促使你作出豪迈的举动。希腊的立法者非常重视尚武的或者能激起热情的音乐所能产生的效果。雄辩术、诗歌、戏剧场景、忧郁思想，它们虽然是诉诸思考力的，但也对各种感官起着作用。这样，德行就成了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冲动，成了进入你血液中的一种动力，就象最不可抗拒的激情一样把你推向前去。遗憾的是，今天发表的作品并不常是能激起这种高尚的热诚的。审美趣味无疑是通过阅读我们文学中一切公认的杰作培养起来的，而我们自童年时代就熟悉这些杰作。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在不同时期被它们的美所感动，个别地接受它们的美所产生的印象。假如我们一道去看拉辛的一部无愧于其名声的悲剧的首场演出，假如我们阅读卢梭的作品，假如我们听西塞罗首次在我们中间演讲，那么意外和新奇所引起的兴趣就会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以前被忽略的情况；这些大师左右所有人的思想的才华，就会把它得自伦理道德之外的部分还之于伦理道德，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他们的才华就会起到重振信仰的作用——它本来就是从信仰中得到灵感的。

人的一切智能都是如此相互关联，当他提高文学审美力的同时，也就使自己的品格得到提高。人们也受到他们自己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在我们心中唤起的形象也在改变着我们自身的气质。每当作家或演说家必须在几种不同的表达法中进行抉择的时候，他选中的总是能唤起最高尚的思想的那一种。他的头脑在这些表达法中进行抉择，就象他的心灵在日常行动中必须有所取舍一样，而前一种习惯足以导致后一种习惯。

智能方面的美感，即使当它应用于文学对象的时候，也会激

起对一切卑劣残暴事物的憎恶之情，而这种不自觉的反感跟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原则几乎是同样可靠的保证。

思想的巨大作用是如此显而易见、一目了然，因此，如果还要为思想辩护，那就太不得体了。然而人们有时却对思想的弊端津津乐道，其实那不过是对思想本身的滥用而已。只要对词义略加混淆就足以使似是而非的论点貌似有理。真正的思想则无非是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常识远较错误的概念更近于思想。没有常识就没有思想，而天才就是应用于新概念的常识。天才丰富常识的宝藏，它为理性开拓领域。天才今日所发现的事物不久即将为大众普遍知晓，因为重大的真理一旦被发现，几乎能使所有的人同样产生强烈印象。那些诡辩，那些虽然不正确却被称为巧妙的说法，总之一切背离正道的东西，都只能视为缺点。在各方面都可以与高度的理性媲美的思想，跟高度的理性同样不会产生危害。在一个国家中提倡思想，让有思想的人担任公职，那就是使伦理道德得到繁荣兴旺。

人们常把正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思想而产生的过失归咎于思想。不成熟的思考、半截子的概念，只能使人思想混乱而不能对他有所启迪。德行既是心灵的情感，又是真理的表现。德行必须用心灵去感知，用理性去认识。但如果你从推理中得出的是违反本能的东西，而不是足以代替本能的东西，那么导致你产生错误的并不是你已有的品质，而正是你所缺乏的品质。对于人世间的切不幸，应该到更高的境界中去探求医治的药物。如果你抬头仰望苍天，你的思想就会高尚起来：登高才能找到更纯净的空气、更灿烂的光芒。如果鼓励人们追求种种高尚的品质，这些品质必将全都有益于他们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非凡的才具博得欢呼喝彩，赢得人们的好感，这种好感使具有非凡才具的人

们心头感到温暖。看看那些凶狠的人们吧，他们大都是缺乏优秀的智能的。命运甚至给他们的的外形带上令人生厌的缺陷；大自然没有赐给他们的，他们便向社会方面寻求补偿。我放心大胆地信赖那些乐天知命的人，信赖那些在某些方面能博得别人首肯的人。那丝毫不能得到别人衷心赞同的人，他又怎能对人类的延续感兴趣呢？只有为天地万物所赞赏的人才需要天地万物。

有人曾经反复声称，说是历史学家、喜剧作家，总之所有为了描绘人们而对人们进行过研究的人，都变得对善恶无动于衷。对人们的认识如果比较肤浅，的确会产生这种后果；但对人们的认识如果比较深刻，就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象圣西门或杜克洛^①那样描绘人们的人，只能越发暴露出他们自己的见解和道德的浅薄；而象塔西佗那样评断人们的人，就必然有益于他们的时代。观察人物、解释其动机、勾勒其特色的艺术对舆论所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强大，以致在任何确立了新闻自由的国家，没有哪个公职人员，没有哪个知名人士，能够经受得住具有这种艺术天才的人对他的蔑视。对罪恶的愤恨推动雄辩术发现了表达愤怒的种种美妙形式，而一切高尚的情操又具有何等强大的惩罚力啊！心灵的某些活动或者大胆刻画出来的某些形象对人心所产生的印象之深刻是无与伦比的。刻画罪恶的图景，如果出自具有深刻观察力的作家之手，就会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样的作家分析内心深处的感情，分析为常人所不曾觉察的细节；时常，一个有力的词句和一个罪人的一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公众的心目中跟这个罪人也就结成一体了。描写人的行为的艺术

^① 杜克洛(Charles Pinot Duclos, 1704—1772)，法国伦理学家，著有《论风尚》。